

中国风

CHINOISERIE: THE VISION OF CATHAY

遗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国元素

〔英〕休·昂纳 (HUGH HONOUR) 著 刘爱英 秦红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中国风

CHINOISERIE:
THE VISION OF CATHAY

遗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国元素

[英] 休·昂纳 (HUGH HONOUR) 著

刘爱英 秦红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0-392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风:遗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国元素/(英) 昂纳 (Honour, H.) 著;刘爱英, 秦红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301-24613-9

I. ①中… II. ①昂… ②刘… ③秦… III. ①文化交流—文化史—中国、欧洲 IV. ①K203 ②K5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85233号

Chinoiserie: The Vision of Cathay

By Hugh Honour

copyright © HUGH HONOUR, 1961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7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original publisher, John Murray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未经出版人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任何途径,生产、传播和复制本书的任何部分。

本书简体中文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发行,盗版必究。

书 名 中国风:遗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国元素

ZhongGuoFeng

著作责任者 (英)休·昂纳 著 刘爱英 秦 红 译

责任编辑 闵艳芸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4613-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minyanyun@163.com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673

印刷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20毫米×1020毫米 16开本 19.5印张 182千字 405幅插图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99.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序

已经有不少鸿篇巨制阐述过欧洲与中国之间在艺术、经济和哲学等各方面的联系问题,毫无疑问,这样的著作将来还会出现得更多。不过本书不在其列。本书是为那些像我一样的人而写的:我们对中国艺术知之不多,同时又想知道,我们称之为“中国风”的欧洲风格究竟是怎样出现的,而且为什么会出现。我也只能从一个纯粹的欧洲人的立场来探讨这个问题,以便考察从中世纪至19世纪这段时间里,西方的艺术家和工匠如何看待东方,如何表达他们对东方的认识。这是因为,中国风是一种欧洲风格,而不是像一些汉学家常常认为的那样,是对中国艺术的拙劣模仿。它所表明的一种思想方法,同催生出18世纪哥特复兴的思想方法相仿。正如草莓山和芳特希尔教堂的建筑师凭借一幅色彩艳丽的中世纪图画就能引发人们的奇思异想一样,尚蒂伊城堡的“大猴子室”(Grande Singerie)^①和阿兰胡埃斯的瓷器厅这些中国风杰作的设计者们,则把他们对于一个同样充满奇思妙想

① 这是一个会客厅,以众多猴子图案的装饰著称。——译者注

和诗情画意、在距离上而不是年代上显得遥远的世界的认识化为不朽之作。

我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说明,在欧洲,这种对于中华帝国的理想化认识是如何发展变化的。我因此也试图梳理艺术如何表达这一认识,以及中国风如何渐渐演变成一种独立的风格并反过来增进了欧洲人对于东方的了解。这个令人好奇的文化杂合过程本身就同中国的七巧板一样复杂难辨,所以最好还是用我的亲身经历来加以说明吧。

儿时的我对中国就有了十分清晰的概念。我们每天就餐使用的带有柳树图案的盘子让我看到了一幅生动的中国山水画,而我不久又听说了两个恋人的故事,他们在拱桥上被其中一方恼羞成怒的父亲追赶上了,于是化身为盘子顶端那两只翱翔于云朵间的鸟儿。

中国服饰我也是熟悉的,因为就像其他的孩子一样,我偶尔也会装扮成官吏的模样参加化装舞会。我的行头甚是齐全:刺绣的丝绸套衫、草编的软帮鞋、吊在脑后的辫子,还有粘在上嘴唇垂落下来的胡须。在我自己和别人的家里,大家指着让我看一些产自这个遥远国度的青花姜罐、色彩艳丽的搪瓷托盘以及真漆嵌板,而游历了邱园(Kew Gardens)以后,我又熟悉了它的建筑。所有这些东西就在我幼稚的脑海中勾勒出一幅中国的独特的画面:这是一个颠三倒四的国家,既有烂漫的鲜花,也有妖魔鬼怪和脆弱的建筑;在那里,大多数的欧洲价值观都被颠倒过来了。即便是时隔数年我发现这些认识全都是在欧洲炮制出来的以后,原来的那个印象依然牢牢地占据了 my 脑海。

在相对较近的这段时期以前,在欧洲很少能见到在中国为中国人制作的不是用于出口的画、陶器和家具。直到19世纪初期,欧洲读者连有关中国的准确介绍都无法看到。故此,17和18世纪的欧洲作家只得根据他们自己对旅行家写的故事的理解,塑造出一个东方学者眼中的帝国。而那些故事,有的是真实的,有的则是部分真实的,而其余的,坦率地讲,则只能是杜撰之物。同样,艺术家们也只能根据任何来自东方的材料,甬管是二手、三手或四手,提炼出他们用于创作的中国风格。很多这种中国风的器皿都会让中国人感到费解。奥利弗·戈德史密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曾描写他的世界公民李安济造访一位品位高雅的女士。当主人提出评论一下她庭院里那个中国庙宇美在在哪里的时候,这个困惑不解的东方人却回答说:“夫人……我在这里看到的没有哪样不是既可以称为埃及金字塔又可以称为中国庙宇,因为那个小建筑跟埃及金字塔和中国庙宇都很像。”

要想在一部著作里讲清楚中国风漫长而复杂的历史,我就得十分严格地限定本

书的范围。这个篇幅(我估计读者也有足够的耐心)使我能够对制作于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那些数目众多且赏心悦目的中国风作品加以描述和说明。我也尽可能追踪历史上那些极具魅力且颇有情趣的作品。对那些在中国风发展过程中作用并不十分明确的中国出口器皿,我就没有进行了分析,顺便提到的除外。我也没有花费任何笔墨,去讲那些于17世纪以及后来的时间在欧洲各地(尤其是荷兰)出现的中国器皿仿品(赝品就更不用说了)。与它们所模仿的进口器皿相比,这些东西并不一定会对神州幻象产生更大的影响。

印在正文后面的附录列出了我的一些主要的资料来源(即正文中没有注明的),还列出了我无法在其他地方提到的一些参考文献——这都是中国风的一些有趣的反映。附录排列的顺序与划分的章节相对应,同时鉴于个别章节的篇幅较短,我还对参考文献进行了编号处理。我希望这些内容最终会对有志于深入研究中国风具体风貌的人们有所帮助。

要列完所有那些不管是在通信中还是在交谈里给我提供了建议或信息的人的名字,我得用上好几页的篇幅。他们不但耐心地回答了我的问题,给我提供照片,而且有好几位还带我步入我不熟悉的领域,让我特别关注原本我完全会忽略掉的物件以及印刷材料。在这些人当中,我要特别感谢的有:A.F.巴格肖先生、约翰·贝奇维斯先生、古德蒙·伯森先生、大卫·卡里特先生、艾尔斯·德·卡瓦略先生、安东尼·M.克拉克先生、爱德华·克罗夫特-莫瑞先生、彼得·戴维斯先生、伊冯·哈肯布罗赫小姐、迈尔斯·哈德菲尔德先生、约翰·哈里斯先生、卡尔文·S.哈撒韦先生、约翰·海沃德先生、特伦斯·霍奇金森先生、杰弗里·霍顿-布朗先生、尊贵的艾奥尼迪斯夫人、克劳斯·兰克海特教授、詹姆士·利斯-米尔恩先生、利奇菲尔德伯爵夫人、罗伯特·德·米绍先生、亨利·P.麦基尔亨尼先生、乌尔里希·米德尔多夫教授、克利福德·马斯格雷夫先生、诺艾列斯子爵、L.G.G.拉姆齐先生、D.斯内尔格罗夫先生、E.施泰因格雷伯博士,以及维托里奥·维亚莱教授。我还想感谢哈罗德·阿克顿先生给我建议和鼓励。我要向那些校对了部分磁带录音稿、让我少出现好几处错误和疏漏的人们致以深深的谢意,他们是:道格拉斯·库珀先生,克里斯托弗·于塞先生,尼古拉斯·鲍威尔先生,以及F.J.B.沃森先生。最后,我想感谢约翰·弗莱明先生,是他在本书的各个阶段给我以鼓励和帮助。

阿索罗

1961年3月

目 录

序/1

第一章 神州幻象/1

虚构的大陆/2

大汗的帝国/5

进贡的使团/15

哲学家的帝国/23

神州的衰落/29

第二章 中国风之开端/35

赛里斯国:丝绸之国/36

中国:瓷器之国/39

东印度公司/49

从“中国产品”到中国风/53

英国:茶之国/61

第三章 巴洛克式中国风/65

路易十四宫廷中的中国风/66

凡尔赛之典范/78

王朝复辟时期的中国风/87

织工的牢骚/104

巴洛克式中国风/109

第四章 洛可可式中国风/111

路易十五时代的法国:猴子和中国官吏/112

瓷/130

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洛可可式中国风/140

意大利式中国风/148

第五章 英国洛可可式中国风/159

英国的中国迷和讽刺作家/160

中式阁楼/167

第六章 中英式花园/181

优雅的无序/182

英中园林/205

第七章 中国风的衰落/219

中式风格与新古典主义/220

路易十六时期的中国风/223

王子与凉亭/230

第八章 中国与日本/247

中国风的幸存与复兴/248

日式风格/256

后记/278

附录/283

译者后记/304



第一章
神州幻象

虚构的大陆

1601年,当坚忍不拔的耶稣教会传教士马泰奥·里奇(Matteo Ricci)抵达北京的时候,他遍览了城中奇观,然后开始查找神州^①之所在。他在澳门和南京待了19年的时间,对中国已是十分熟悉:现在,他渴望找到那片神奇的土地。还在意大利国内的时候,他就已经听说了一些关于这片土地神奇而动人的故事。又过了若干时间他才勉强相信自己早已身处其中。

后来也有很多到中国来的人都经历了类似的失望。跟里奇一样,他们发现,即便不是不可能,但也很难把先前对这个国家的认识同它实际的状况画上等号。1742年随安森船长(Captain Anson)一同抵达广东的理查德·沃尔特牧师(Rev. Richard Walter)失望地发现,天朝帝国同那个“安定、仁爱的民族”大相径庭,他曾读到,“在那里唯一要争的,是谁能做到最为人道,最为慈善”。又过了一个世纪,植物标本采集者罗伯特·福琼(Robert Fortune)从海上凝望着中国南部海岸上光秃秃的山冈,牢骚满腹地问道,是否这会是“‘那个花开遍野之地’,那个我在英国多次听说的盛开着杜鹃花、山茶花和玫瑰花的地方”。即便到了20世纪30年代,奥斯伯特·西特韦尔爵士(Sir Osbert Sitwell)仍在说,“自抵达中国后”,他也只是在北京游览皇室的私人宫殿房间的时候,才开始“领悟到中国风这个概念最初是如何引起了我们祖先的兴趣的”。不管山山水水有多么美,也不管建筑和中国人有多么独特,一旦看到现实与他们梦想中的那片土地相差太远,欧洲的游客们常常会感到极度震惊和失望。跟里奇一样,他们发现,就算是在北京,神州也依旧是遥不可及。

神州就是(或者更确切地说它过去就是)那一望无垠的大陆,它处于已知世界的东边疆界之外。关于这片充满神秘色彩、魅力无穷的土地,诗人才是唯一的历史学家,而瓷器画匠



马泰奥·里奇,这位16世纪初到达中国的耶稣教会传教士还有另一个名字——利玛窦,对中国人而言可谓大名鼎鼎。图为利玛窦(左)和徐光启(右)在1607年印刷的二人合译的中文版《几何原本》上的形象。

① 神州(cathay),是中世纪时期对中国的称谓,因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使用而流行开来。这个词通常只指扬子江(长江)以北的地区。有时Cathay也译作“汉地”,据说该词为“契丹”一词的音译,在有的文献中则转记为“乞塔”,为13世纪蒙古族对金朝及其所统治的中原地区的称谓。——译者注



代夫特陶器工厂生产的瓷匾（一种大型瓷砖，用于墙面装饰）描绘了17世纪西方人的中国景象。

才是最可靠的地形学专家。唯有他们才能准确地表现出山水之美的印象：陡峭的山脉积雪盖顶，翠绿的平原上散布着几座矗立着梦中宝塔的城市，还有几条小河蜿蜒其间，那清澈的河水上航行着制作精良的舢板船队，船上飘动着画着龙的三角旗，满载着翡翠、瓷器、锦缎、丝绸、嫩姜以及清香四溢的茶叶等贵重货物。岸边，在凤尾竹和一大片奇花异草中间，棕榈树和垂柳枝繁叶茂。硕大的花比比皆是：菊花比侍弄它们的人还要高，牡丹花让那些在枝间筑巢的鸟儿显得像小可怜，牵牛花的花朵用来当帽子、阳伞，甚至有时候还当作茅屋之顶。的确，自然风光是如此之美，以至于在设计花园的时候神州人一心只想用缩微景观来把它再现出来：一条条曲径通向人造假山圆圆的山丘、蜿蜒的小溪和树枝扭曲的小树林。野生动物也是同样奇特。每一个山洞里都有巨大的火龙藏身其中，大如角嘴海雀的蝴蝶在紫藤垂下的花间翩翩起舞，尾巴柔软的金鱼在溪流和池塘中的睡莲和贵橄榄石之间自由嬉戏。

神州的居民身材矮小但打扮整洁。他们戴高帽，穿厚靴，

颧骨突出,而胡须、辫子和手指甲都无节制地留得很长。众所周知,他们外表相似——他们在很多方面也都如此,但他们却用千变万化的服饰竭力掩盖这一点。饰以精美黄金的飘逸的丝绸礼服是人们的最爱,因为这可以遮盖他们矮小的身躯,突出他们高贵的气质以及他们故作优雅的举止。这个爱好和平的民族(或许也还是一个柔弱的民族)除非是听到祖先预言战争的声音,或者遭到身披厚重铠甲的塔塔尔勇士从大漠发起突然袭击,否则他们绝不会诉诸武力。他们真正的才能在于追求安宁、静思的生活。唯有神州才会如此推崇阳春白雪;皇上本人就是哲学家和诗人,而在他无所不及的仁慈的专制之下,官员们也是凭借自己精美的诗文才得到任命和提拔。

除了那些开心地看护着自己的牛羊、在水牛背上安然入睡的乡下人,除了那些把粉彩水罐优雅地提到泉水边的少女们,在这个有着用不尽的午后时光、贪图安逸的国度,在这个把消闲普遍当作生活大事的地方,劳作似乎永远停滞了。偶尔,侍臣们也会骑上装备华丽的骏马去猎杀怪兽。但大多数的神州居民不会这样紧张地打发他们的时光,他们会轻轻地荡着秋千,或者斜倚在柳木屋中看着鸬鹚从附近的小溪中把金鱼叼回来。一连数个时辰,他们都会坐在自己的花园之中,和着高雅的乐队不时发出的微弱的砰砰声和响亮的叮咚声,跳起高贵的利戈顿舞,而他们的孩子则玩着非常复杂的游戏,用陶瓷或象牙做的金银细丝球灵巧地玩着杂耍,放着稀奇古怪的风筝。

为了适应这种闲适的生活,这个奢侈的民族还创造了一种建筑风格。这个樱花盛开不断、四季如春的国家并不需要非常厚重的建筑,这里的天气使得轻薄的建筑也同样持久耐用。正因为如此,建筑师的奇思妙想才能如天马行空,创造出无比精美、漆色艳丽的格子花纹的宅子,玉石楼阁,不封顶的逍遥宫,可能会被误认为是珍奇鸟儿巢穴的树上小屋,用陶瓷建的高高的宝塔,还有横跨在永远都不会发生洪水的河流上的纺锤形的桥。每一栋建筑的屋檐(非常宽,而且都在角落处上翘)都挂着一排编钟,每当附近的寺庙洪亮的钟声引发回响之时,它们就会叮咚作响。

这就是很多西方人眼中的那个神州的景象。中国人自己也一直也苦于证明,它同康熙或乾隆的中国没有关系,同孙中山、蒋介石或毛泽东的中国就更没有关系了。然而,尽管寺庙的大钟和神州之钟现在已经悄无声息,轻盈的楼阁已经破败,园子里已经杂草丛生,侍弄园子的古怪小人儿也已经埋入黄土,但总有一丝记忆萦绕心头,挥之不去:在世界东方的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欧洲的价值观念被彻底颠倒过来了,一个

西方世界从未见到过的更为高雅和仁慈、更为复杂和精致的文明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难怪欧洲的旅行家来到中国后都会感到失望。因为中国与神州差异之大，恰如商殷青铜鼎与中国品味的迈森瓷壁炉台之不同。

除偶有提及之外，本书并不侧重中国或中国的物件。本书的宗旨是中国风，可以定义为欧洲人对于神州景象做出的表达。而切入正题之前，必须先讲讲旅行家们的故事。它们有些是真实的，有的是半真实的，而很多则完全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它们都给神州的传说提供了养料。从13世纪的马可·波罗直到19世纪的植物标本采集者，要完整地记录所有这些内容，就需要写一本比本书厚得多的著作。在此，我们只是浮光掠影地看一些常萦绕于心头的故事，它们由早期的旅行家从东方带回来并在吃惊而好奇的听众中激发出他们的神州幻象。



马可·波罗，13世纪意大利的旅行家和商人。17岁时跟随父亲和叔叔，沿陆上丝绸之路前来东方，经两河流域、伊朗高原、帕米尔高原，历时四年，在1275年到达元朝大都（今北京）。他在中国游历了17年，并称担任了元朝官员，访问当时中国的许多地方，到过云南和东南沿海地区。《马可·波罗游记》记述了他在当时东方最富有的国家——中国的见闻，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是研究我国元朝历史和地理的重要史籍。

大汗的帝国

全面辉煌的神州最初是由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披露的，他于1271至1295年间在亚洲广泛游历，在大约17年的时间里都在侍奉蒙古皇帝忽必烈汗(Kublai Khan)。在欧洲，有关这个神奇国家的模糊的认识早已盛行了好几百年。希腊人和罗马人把它当作是昂贵丝绸的产地，但在黑暗时代(Dark Ages)，这个国度的形象在欧洲人的头脑中已是光彩不再，以至于1252年威廉·德·卢布鲁克(William de Rubruck)把信件从圣路易那里带给大汗时，他惊讶地发现蒙古朝廷上的中国俘虏既聪敏又文明。回到罗马，他对他们大加赞赏，宣称他们的技艺在世界其他地方无人能及：他们生产的丝绸品质最佳，他们用稻谷酿出美酒，他们用漆刷书写文字，把一个词的所有字母化为一个字。但由于他没能到达蒙古以外的地界，



他的说法也不过是对那个神秘国家的遥远一瞥而已。而探明这个国家、对它进行完整的记录并让此后的欧洲人读上数百年,这一重任就落在了富有冒险精神且务实老练的马可·波罗的肩上。

虽然马可·波罗精通至少四种亚洲语言,但就母语而言他基本上是文盲。若不是因为他一返家就被投入到热那亚的大牢之中,他恐怕永远都无法把那非凡的故事写出来。在牢里他找到一个名叫鲁思蒂谦诺的比萨人做伴,他用热那亚和威尼斯都认为是标准文学语言的法语化的意大利语(或称意大利语化的法语)给后者口述了自己的游记。这个记录员可是一位老练的传奇文学作家(他曾经写过一个不怎么完整的亚瑟王传说故事),而且,我们猜测,他们一起所出的书中有些比较富

马可·波罗一家从威尼斯启程时的情形。英国微型画,作者可能是约翰内斯,约作于140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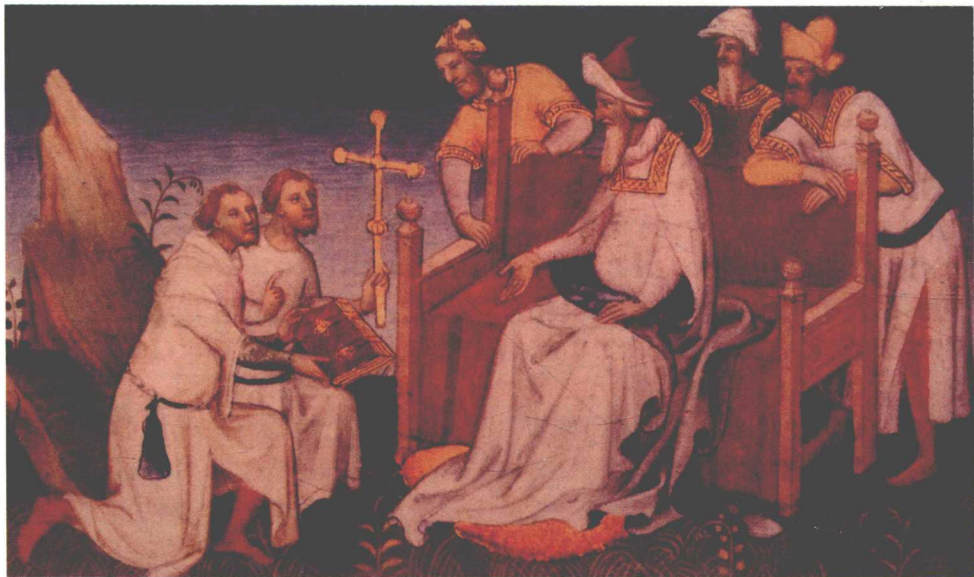
法语版《马可·波罗游记》内页，1300年印刷。

于想象力的文字皆出自他的手笔。可以肯定的是，在第一份神州海图上用作华丽的漩涡花饰的那段气势恢弘的开篇祷文要归功于鲁思蒂谦诺：

伟大的王子、皇帝、国王、公爵、侯爵、伯爵、骑士和议员们，还有那些渴望了解世界上不同人种、不同地域差异的人们！买下这本书，让人给你们读读吧！因为你们将会在里面发现各种各样奇妙无比的事情……记载的是睿智而高贵的威尼斯市民马可·波罗亲眼所见。虽然里面有些东西并非他自己所见，但却是他从老实可靠的人们那里听来的。我们会把亲眼所见与亲耳所闻如实记录下来，这样就不会有任何不实之词会玷污本书之真实性，这样那些愿意亲自读一读或愿意听人朗读的人才会对其中所有内容的真实性深信不疑。

后来六百年间的探险已经证明，从很多方面来看，该书都堪称是一本真实的书（直到19世纪，马可·波罗描写的很多地方再也没有一个欧洲人到访），而在14世纪初期，马可·波罗游记好像主要是被当作小说来读的；到他去世50周年的时候，他的发现也没有一个被收编到官方颁布的亚洲地图上。一个威尼斯人怎么会相信在已知的这个世界之外还存在一个汗八里^①，一个声称比威尼斯还要大，还要富裕，还要漂亮的城市？而实际上，任何一个欧洲人又怎么会相信一个塔塔尔首领竟然会统治着一个罗马从未见识过的无比广袤、富庶而太平的帝国呢？这就同让18世纪的乾隆皇帝相信在他的领土之外还存在着一个繁荣而文明的欧洲是一样不可思议的事情。因此，马可·波罗被看成是一个惯于讲述传奇故事的人，而他的书也因为其中以百万计的奇迹（或者谎言）而被戏称为“百万”（il milione）。传说在他临终之时，为了拯救他的灵魂，他虔诚的亲戚们恳请他坦白交代在书中他到底有多少次偏离了真相，“而他的回答则

① “汗八里”（Kanbalu），突厥语“汗城”之意，即大都，意为可汗所居之处，为元朝都城，即今北京市。原为金中都，后改称燕京，至元元年（1264）改为中都，1267年在中都旧城东北动工兴建新城，1272年改中都为大都，定为都城，1276年新城全部完工。——译者注



是,他所讲的还不及他亲眼所见的一半”。

马可·波罗晋见成吉思汗

倘若马可·波罗忠实地记录了他亲眼所见,那他照样还是一个把从别人那里“听来的东西”传播出去的容易上当的家伙,他也没有如序言所言对原始材料的出处细致地加以区分。由于他并不关心在东方与自己共处过的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习惯(让他产生了浓厚兴趣的宗教活动除外),他决定记录自己所见所闻的神奇之事,而他对各种奇迹的记述则包含了欧洲人对于传说中的东方的基本想法。他的书因而是关于神州的主要信息来源,而那些想到那里远游的人则必须走马可·波罗的路线:穿越波斯和图恩加恩^①,见证了大流士和亚历山大交战的那棵太阳树仍孤零零地立在这里;经过由老山神统治的丰美的河谷;过撒麻耳干城^②(那个“有漂亮的花园点缀其间、四周皆为平原、出产人们需要的所有作物的高贵城市”),穿过河流里满是玉髓和碧玉的阇鄯^③;最后再穿过恶鬼出没的罗不沙漠——“即便是在白天,也能听到那些鬼怪们在讲话。有时你会听到各种乐器的声音,而更常听到的是鼓的声音。所以要完成这趟旅行,旅行家通常会跟得很紧”。

① Timochain,为图恩(Tun)和加恩(Kain)两座主要城市组成的地区。位于今伊朗呼罗珊省中部的加恩山脉一带。图恩现称为费尔道斯(Ferdows),加恩现称为加延(Qayen)。——译者注

② Samarcan,即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Samarkand)。——译者注

③ Charcan,即今新疆且末县。阇鄯,读作shechan。——译者注

这条路线得穿越唐兀地区^①、哈密力^②（以前，那儿的男人会让他们的妻子任由旅行者支配）、肃州地区（就是从这里，“大黄被运送到世界各地”）^③，接着还要再经历无数个疲惫不堪之日的行程最终才能到达上都(Chandu)。

此处有一座非常精致的大理石宫殿，它的殿堂不仅镀了金，还画有人、兽、鸟的图案以及各种树木和花朵，其艺术之精湛足以让你赏心悦目，叹为观止。环绕这座宫殿的是一面高墙，圈出了方圆16英里的范围，还有美丽的牧场，各种野生动物（不包括那些天性凶猛的动物）……园林中有个地方长着一片迷人的林子，他在那里还有一座用竹茎修的宫殿，我必须把它好好给您描述一番。宫殿通体镀金，内部更是精细至极。宫殿使用的是镀了金、涂了真漆的支柱，每个柱子都有一条通体镀金的龙，龙尾连在柱子上，而龙头则支撑着柱顶楣梁。就像其他部分一样，殿顶用竹茎做成，但上面涂的那层清漆又厚实又漂亮，不论多大的雨都不会把它们泡烂……宫殿的修建设计十分精巧，以便能用最快的方法将之拆卸后再组装起来；它还可以完全拆成散片，搬运到皇帝指定的任何一个地方。而再搭建起来的时候，还要用两百多捆丝绸把它固定好，以抵御狂风之灾。

① Tanguth,唐兀,这是元时蒙古人对党项人及其所建的西夏政权统治地区的叫法。蒙古消灭西夏后在此地设立西夏中兴宣慰司，后改为甘肃行省。清代史籍称之为唐古特。——译者注

② Kamul,即今新疆哈密市。——译者注

③ Succuir,肃州,即今甘肃省酒泉市。——译者注

我们这时距离上都只有一步之遥，上都是神州的中心，尽管管马可·波罗的描写极其详细而明显地缺乏艺术性，但因为其描写中洋溢着孩童般的惊奇和喜悦，以至于柯勒律治获得了灵感，创作出有关这个想象中的大陆最了不起的文学景象：

忽必烈汗曾经下令

在上都建一座堂皇的逍遥宫：

这里流淌着神河亚佛，